

薔薇何处开

〔日本〕眞山美保 著

陈北鸥 译



蔷薇何处开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肇庆分校）



薔薇 何 处 开

〔日本〕真山美保著

陈北鸱译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真山美保作

アア薔薇ノ花ハ何処ニ咲ク

根据新制作座1956年上演台本译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新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 109 字数51,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frac{7}{8}$ 插页1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定价(7) 0.28元

登場人物

須藤五郎——三十四岁，铁工厂工人。

百合子——二十七岁，专卖公司女工。

大木阳子——十五岁，大木胜正遗女，初中毕业。

大木一郎——十三岁，大木胜正遗子，小学生。

大木正次——十一岁，大木胜正遗子。小学生。

大木道夫——六岁，大木胜正遗子。

重田系治——四十五、六岁，外号秃头，出版公司的副总编辑。

大木成吉——三十七、八岁，外号三角眼，银行的代理科长。

鈴木石——五十五、六岁，外号大金牙，开着产科医院，医学博士的夫人。

川村美乃子——四十八九岁，外号蛤蟆嘴，纺织公司科长夫人。

山田——川崎铁厂工人。

田島——川崎铁厂工人。

須山——川崎铁厂工人。

内藤——川崎铁厂工人。

竹内——川崎鉄厂工人。

高田——川崎鉄厂工人。

童工——川崎鉄厂工人。

木山——専売公司工会职员。

君子——二十七岁，専売公司女工。

系子——二十六岁，専売公司女工。

道子——二十二岁，専売公司女工。

幸子——二十岁，専売公司女工。

春枝——十九岁，専売公司女工。

安子——専売公司女工。

青年女郎。

序 幕

强烈的、有节奏的机器声。片刻。幕开。

在黑幕的前面。舞台左方照亮。一个背向着观众的男子（木山）靠着桌子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饭。木山穿着工作服。桌上杂乱地放着一些书，使人看得出是工会的办公室。在木山的斜对面——观众看来的一面，百合子穿着工作服，站着打电话。

百合子 呵？喂，喂，是川崎铁厂吗？对不起，请费心找压延部的须藤五郎。什么？什么？……是须藤五郎。对。

木 山 怎么这样心神不定呵！又是订约会吧！

百合子 哪的话。没有那么开心的事，我正在着急呢！

木 山 为爱人着急，不管怎么急也痛快呵！

百合子 什么？还痛快呢，没有那么好事！……呵，喂，喂，五郎。呵，对不起。请您找压延部的须藤五郎。哎，我，不是。（急了）不是他的太太，还没有……（自己也觉着可笑了）呵……我呀，我是西谷百合子，您一说，他就知道啦。是。……真讨厌！真是的，接电话的人是新来的，连五郎是个单身汉

都不知道。真是傻瓜。

木 山 那是因为你話說的很老練吧！

百合子 哼，真的。这样打電話已經打了七年啦！

木 山 你們可够黏的。

百合子 五郎是好人，不是在哪兒都能找得到的人呵！

木 山 （喝茶喝噲了）別，……別說的那麼肉麻吧！

（又咳嗽起來。）

百合子 （獨自高聲地笑着）呵，五郎，我是百合子。

喂，喂，啊？……不是，不是什麼高興的事。剛才

呀，工会的木山喝茶喝噲啦，那個樣兒真可笑。……

啊？不是。……找你有事情，有事情。喂，還是那些

孩子的事情，昨天夜里那些亲戚寄来回信啦。

哎，对，对。所以今天想早点兒同你商量，商量。

虽然沒有写着肯收留，可是說要到这里來。大概成

功啦！我想他們会收留的。……啊？四个人。

急轉暗。

舞台左方轉明。

工厂办公室。五郎穿着工作服，站着打電話。

五 郎 四个人。是嗎？亲戚來嗎？……我一想到那件事就生气，这可好啦。（坐下）嗯，嗯，反正我是要去看房子的。……呵，今天是早班。……嗯，五点，好吧！……嗯？……孩子們把糊牆的紙給弄破啦！……真是，那種紙頂貴的呢！都是你說的薔薇

花的图案好看，才买了六十块一張的花紙。啊？……算啦……再买，还不是得讓他們給扯啦。把孩子們給綑在柱子上吧！这个房子啊，本来就盖的不結实，木匠賺了錢啦。現在房子又弄得乱七八糟，費点心吧！我跟你都是穷光蛋……請亲戚們收留他們吧！嗯，嗯，是呀！咱們根本沒有什麼責任，嗯……

“須藤，須藤”的喊声漸近。

五郎 哎，在這兒。

童工 啊，打電話哪！

五郎 （向着電話机）等一等。（向童工）什么事？

童工 沒关系嗎？

五郎 說吧……

童工 （拿着圖紙問）这是怎么回事？

五郎 嗯，这是……（五郎一边拿着電話机，一边对童工解說着。）

舞台右方他們在說着話。

舞台左方轉明，現出听着電話的百合子。

百合子 嗯……那么費勁兒地在講什麼呢？

木山 百合子，你們說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百合子 嗯，就是为这事，我們急死啦。見都沒有見过的四个孩子，突然間到我們新盖的房子来。

木山 为什么？是流浪兒嗎？

百合子 这不是几句话能說完的。簡單地說，算是我的远亲吧，是我完全不認識的四个孩子跑到我們新盖

的房子来啦。十天以前，我住过的公寓，告訴了他們我新搬的家，他們一点兒不客气地就找来啦，从此就不走啦！本来想着下个星期日五郎休假，我們就結婚的。这下，可真急死人啦！

木 山 那，那可真糟透啦！打算怎么办呀？

百合子 不管怎么办……反正得把他們轟出去，又不是我的孩子。

木 山 当然哪！才要結婚，就有了四个孩子，那可太快了呵！

百合子 木山，你可真混！

木 山 可是，这真是件大事呵！第一，光管吃就够受的。

百合子 是呀，那些孩子可真能吃，給什么吃也总是好吃好吃地說不完。

木 山 （替別人着急）你可真不着急呀！

百合子 能不着急嗎？已經够受的啦！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混到下回关錢的日子呢！

木 山 真是的喇！

百合子 （非常喜悅地）可是不要紧，那些孩子还有亲戚呢，就要把他們接走啦。

木 山 呵，說定了嗎？

百合子 虽然沒有說定，可是不成問題啦！

木 山 嗯，有亲戚嗎？那么說大概不成問題啦吧！

百合子 就是为了这个事，現在才給五郎打電話。喂，喂，還沒講完嗎？

五 郎 嗯。再等一会儿。

年青的安子走进来。

安 子 哈，哈，百合子，又是跟爱人……

百合子 哎，对不起，正商量着要紧的事，五郎他那边又有了别的事。正忙的时候，真是对不住。

安 子 嘿，没有关系。百合子跟爱人打电话，我们也是高兴的。不用客气。

百合子 嘿嘿……。(擦擦鼻子。)

安子和木山看着笑了。

百合子 哦，想起来啦！以前说过的那件短大衣改的可好啦！

安 子 呵，是把里儿翻过来了吗？

百合子 嗯，看着就跟新的一样。

安 子 花了多少手工钱？

百合子 二百五十块钱就够啦。

安 子 真合算，那么我也找他做吧！

百合子 那个人手艺真好呀！

安 子 是呀。二百五十块钱可真便宜。衬布跟里子归自己吧！

百合子 嗯，那当然啦。不过共合四百一十块钱就够。样子也改了一点，改成了一件漂亮的短大衣啦！

安 子 真的？那我也改改，等一会儿给我看看。

百合子 哎，好呀。领子改成这样啦，很够派头呵！

在她們談話的時候，五郎的事情辦完了，喂，喂地直喊著。百合子光顧著手比划著說話，不知不覺地電話機早離開耳邊，沒有聽到電話里的聲音。

五郎 喂，喂，喂。

木山 喂，百合子，電話里說著話呢！

百合子 哎呀！是，是。

五郎 嘿，你怎麼啦？太高兴了吧！什麼短大衣、短大衣的呀！（有些生氣了。）

百合子（同女朋友談話以後，心里痛快起來）哦，就是穿在西服外面的短大衣呀。

五郎 不是問你這個，傻瓜！

百合子（縮縮脖子）对不起，对不起。可是都是因為你那邊的話總說不完呀！那麼六點鐘在大井町的……

五郎 六點鐘在大井町的……

百合子 是啊！在大井町商店那兒。

五郎 商店？車站的商店嗎？

童工 嘿，愛人打來的嗎？

五郎（向童工）傻瓜，別胡說八道。

百合子 什麼？

五郎 不是。是跟這邊的人說話呢！是不是五點鐘在大井町車站的商店？

百合子 是，是。在那兒可別亂走呵……噢……
上班的電鈴響了。

五郎 哎？

百合子 上班鈴响啦，那么好吧，別弄錯了呵！

五郎 好吧！可別来晚了呀！

百合子 放心吧！五郎，記住在那兒，可別乱走呀！

五郎 別讓我尽等着呀！

百合子 嗯，那么再見。

五郎 嗯。（对站在旁边傻笑着的童工）嘿，孩子，別装懂事的样兒啦。（放下电话机。）

童工笑嘻嘻地跑了进去。

舞台右边轉暗。

百合子 什么？喂，喂，挂上啦。（也挂上了电话。）

舞台左边急轉暗。

机器的声音渐渐大了，并且是强烈地、有节奏地响着。不久音乐声代替了机器响声。音乐演奏的是这个剧本的主题歌——《五郎和百合子之歌》。

第一幕

第一場

舞台左方漸明。在左边現出車站商店的一部分（陳設着雜誌、糕點）。

五郎穿着短大衣、木板鞋，拿着一個包袱站着，顯然已經等的很焦急。

往來的電車聲，車站前面的汽車和公共汽車的雜亂的喇叭聲。車站里的廣播聲。（這些聲音都表現出東京大井町車站夜間的气氛。）

車站的驗票處使觀眾感覺是在左方的觀眾席那邊。

五郎焦急的眼光向驗票處搜尋着走出來的乘客。來回看了兩次，五郎又看了看手表，嘆了一口氣。

一位年輕的女郎走過來。她穿着白色的短大衣、紅白點的絲圍巾、黑裙子，戴着耳環，化裝的很時髦，相當的漂亮。約二十歲。

青年女郎 呵，對不起，現在幾點啦？

五郎 呵……五點二十四分。

青年女郎 呵，真討厭呵！已經等了二十四分啦！

五 郎 也是約好了五點鐘嗎？

青年女郎 是呵！真討厭，那個人總是遲到。您也是在等人嗎？

五 郎 已經沒有辦法啦！七年以來，她沒有先來過一回。

青年女郎 呵，七年啦！您這麼等她，等了七年啦！

五 郎 嗯，是呵，等了七年啦！

青年女郎 （同情地）哦，那也太不象話哪！

五 郎 （難為情地）嗯，已經……實在是太不象話哪！

青年女郎 那麼您不能找別的女人嗎？

五 郎 不行呵！我是非她不可呵！

青年女郎 真的嗎？

五 郎 （安慰地）真的呵！

青年女郎 （感動地）您真是好人呵！

五 郎 呵？

青年女郎 呵，來啦，來啦！那麼對不起，我先走啦。

（要走）請您跟她說，您真是男人的一面鏡子，……

您說不是嗎？（向遠處大聲地）在這兒，在這兒哦！

你來晚啦！（走下。）

五郎羨慕地沉思着，走了兩三步，想要追着剛剛愉快地走過去的那兩個人，忽然想到約好不要亂走動。他無聊地動了動帽子。

五 郎 （看了看表）三十分啦！

百合子匆匆忙忙地走來。

百合子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一起。（不住陪笑着臉地道歉。）

五郎气愤着，一句話也不說。

百合子 剛要来的时候，系子正好又犯了貧血病啦。（臉色阴暗地）系子大概是怀妊了吧！

五郎 什么？

百合子 系子有爱人啦！可是沒能有好呵，这个人真可怜。

五郎 嗯……（虽然被話吸引住了，但是又翻回來說）你，你呀！知道嗎？迟到三十分啦！

百合子 真的嗎？（急忙地看五郎的手表）呀！真的。对不住。（誠心地）請你原諒我吧！

五郎苦笑着。

百合子 （真摯地想着）我对你太任性啦。这真是女人的缺点，以后我要好好地改。比起一个人撑持着的系子，我真是太馬虎啦，什么事都是五郎、五郎的，給你添麻煩。都是我不好。从今以后要多多注意，請寬恕我吧！（完全是誠心誠意的。）

五郎 （已經要笑了出来，又压制下去，仍然板着面孔，但是已經不再生气了，真摯地）好吧！原諒你。（伸出手来。）

百合子 （也是真摯地）謝謝。以后真的要多多注意。（握手。）

五郎（摇动着她的手）一言为定。以后什么事都要多加注意呵！

百合子 真的……讓我們一生永远这样吧！

五郎 嗯，就这样吧！前回我喝多了酒，喝醉了，你这回就算抵了我上回的錯吧！

百合子 呵，是呵，是呵。我正想说这件事呢！都说近来得腦冲血的人很多。并且在过度激烈劳动的时候，喝了厉害的酒的人得这个病的最多。所以医生说：工人、农民得这个病的，死亡率最高。五郎，以后别再喝酒了吧！

五郎 哎……医生說的不对。

百合子 医生怎么說的不对呵，那是事实。

五郎 嗯。也許真是那样……。以后留心就是了。
（又伸出手来。）

百合子真挚地伸出手来，两个人握手，会心的微笑。

五郎 哎，說正經事吧！

百合子 好，好。瞧，昨天夜里收到了这封信。（从口袋里拿出信，念）“謹啓者：近况如何？極為挂念……”

五郎 嗯？

百合子 怎么开头总是这么囉嗦。

五郎 光念正經事吧！

百合子 好，好。“每次所提的事，不能置之不理……”
嘿，嘿，这还是每天寄一封信的效果呢。

五郎 这回想的办法算是成功啦！是哪个亲戚寄来的。